

# 漢書藝文志講疏

〔漢〕班固編撰 顧實講疏



〔漢〕班固編撰  
顧實講疏

漢書藝文志講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漢書藝文志講疏

〔漢〕班固編撰

顧實講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9.75 字數：193,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4,000

統一書號：11186·75 定價：1.70元

## 出版說明

班固《漢書·藝文志》、《七略》、《師曩劉歆《七略》》，按六略三十八種門類，綜錄先秦至西漢著述，共收五百九十六家（相當於五百九十六部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篇，包括哲學、史學、文學、政治、經濟、法律、軍事、天文、曆法、占卜星相以及醫學衛生書籍。每種之後有小序，每略之後有總序，對學術原委，是非得失和類名意義，都作了簡要評述。這就從縱橫兩個方面記載了當時文化狀況。唐宋間，《七略》亡佚，《漢志》就成為中國目錄學的開端，存世的第 一部古典目錄要籍，同時也是步入古代文化遺產寶庫的重要階梯，因此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清代經學家金榜明確指出：「不通《漢藝文志》，不可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足證《班志》在學術上享有特殊地位。自宋王應麟以下，或為考證，或作註解。近世學者頗實有感於前人之不足，從學術史角度出發，特撰《漢書藝文志講疏》，以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講疏》除評介作者生平、書籍性質，《漢志》體例外，還包括其他一些內容。經學是封建學術的核心，在漢代處於變化發展緊要階段。班氏首列《六藝略》收錄經書，作為《漢志》的

重點。從西漢開始，經書本子有今、古文之分，學說有今、古文家之別，由此產生的紛爭，左右着千百年經學的整理、研究，影響衆多學科。本書就前者的來源、流傳、演變，後者的派別、授受、流變、爭論、是非，條分縷析，旁徵博引，參以己見，將學術史上這些關鍵而又複雜的問題考辨得比較清楚，使每部經書的來龍去脈清晰地顯示出來。此其一。先秦作品，雖署撰名，實多非一時一人之作，而是歷時長久，出於衆手，集一家之說有之，撮諸家之語有之。經書、子書以及其他書大多如此。《諸子略》所收近二百家書尤為突出，所以，《漢志》說某書是某家學說，其內容却常常駁雜不純。疏文講每書要旨，凡此必加剖析。學說源於何處，有何變異，該書是弟子、賓客、子孫相續撰定，還是摻雜他家之說或雜取衆書而成，皆一一指出，以明流別。此其二。上古典籍，經時既久，又遭戰亂，大半散失，《班志》收錄書六百家左右，現存者包括殘缺疑偽在內，不過近百家而已。其間情況複雜，有的幾經變更，已非原本，有的綴合而成，真偽雜陳；有的冒名依托，名存實亡，不一而足，作者悉予辨析。亡殘的書，何時亡殘，亦加考訂。逸篇逸文，名稱、出處、輯本，盡量列舉；材料貧乏的佚書，有關其內容、撰人記載，雖片言隻語，也多方搜羅，以資參考。此其三。對後世研究著作，摘要附錄，簡評優劣，以便博覽。此其四。又古代一人一書，往往有數名數稱，其中某些字實屬通假關係，不明此中道理，則誤以為他人他書。顧氏長於文字音韻，遇此常加訓釋。至於

同名非同書者，全都說明。由此可知《講疏》一方面着重學術上「考鏡源流」，另一方面又注意目錄版本學上具體問題，超越以往考證諸作，對閱讀古籍、研究目錄學、探討古代學術文化均有裨益，在學術和資料上自有其一定價值和功用，故長期以來人們樂於使用，顯然非現行同類書所能代替。

應當指出，本書是六十年前的一部著作，在立場、觀點、方法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對儒家思想大加推崇，評價經今文家失之偏頗即是，希望讀者注意。

《講疏》由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二四年初版，一九三三年新一版有少許修改。惜校刻不精，文字脫誤達二百處左右，其中以引文及出處最為嚴重，標點訛錯亦常見。此次出版，重新進行了整理；至於引文或摘錄或改寫者，不予補改。另附新編《漢書藝文志書名作者索引》。

作者顧實（一八七八——一九五六），字惕生，常州人。古文字學家，執教南北各大學多年。其著作除《說文解字詁林》收錄者外，尚有《中國文字學》、《六書解詁及其釋例》、《說文解字部首講疏》、《穆天子西征傳講疏》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三月

# 自序

清儒金榜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引。信哉，金氏禮學卓卓，故能為此言也。天下者，指中國一家而言，非今之所謂員輿之天下也。然不通漢藝文志，誠不可以讀天下書，而不讀天下書，亦不可以通漢藝文志。王鳴盛曰：「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亦限於時風衆勢，遂致所考漢人傳經源流，未能明析。同上十七史商榷。此就六藝而言，已足徵前人之違失，而漢藝文志所述，不僅六藝已也。夫有讀一二書者之言，有讀千萬書者之言，有讀書而未嘗讀書者之言，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言之者難，而聽之者為尤難也。此自古聞人學者，所以猶多不免譁衆取寵之誚也。

夫中國古史茫昧，曩嘗欲撰上古史，而徵信於先秦羣籍，尋其自然之證跡，而不敢穿鑿也。久之，乃得。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伏藏禮五帝德篇。莊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天下篇。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

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樂傳篇。又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又曰：「道過三代謂之蕩。」  
儒效篇。案列子楊朱篇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皇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此列子本魏王弼之徒所偽造，足以代表魏晉浮蕩，無歷史無生命之思想，正五胡十六國雲擾中原之先驅。嗚呼！然後知三哲所言從同，而荀子之說為尤詳。然後知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掌之內史而掌之外史，此周人之內三代而外三皇五帝，有以也。何以乎爾？則所謂「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三代之王朝雖亡，而三代世官之守猶存，故內之而因成法也。三皇五帝不然，王朝既亡，并無世官之守，故外之而存治化也。  
左昭十七年傳：「邾子來朝，猶知少昊世官。」蓋猶今日本有存中國舊物矣。  
遂人、伏羲、神農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此推定三五，當別論。以莊、荀言世傳而益明也。三皇有世傳之政，五帝有世傳之人，三皇僅有世傳之書而已。蓋傳政有官守，傳人有師法，傳書則二者皆無，僅有若漢氏之逸書、逸禮，藏諸故府而已。

太古帝京，咸宅丘陵。唐虞之隆，伯夷惟史，大戴禮諸志篇。是洪水之災，不足喪其故籍。  
中國洪水，非西教所說之洪水。或以彼解此，則鄧書而燕說矣。夏將亡而太史終古出其圖法奔商，殷將亡而



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之周，呂覽洗讖篇。是夏商之亡，亦不足喪其故籍。惟周人施教，詩、書、禮、樂，官府所守，三代是圃。三五先典，秘在柱下，惟史氏則習之。故周衰而黃老之術大盛，明周之柱下史老聘傳黃帝道經，故曰黃老也。遂人、伏羲、神農之言，亦時見百家稱引，則均之史氏所流傳也。孟子私淑諸人，未得為孔子徒，故但知諸侯皆去其籍，而聞其略，其言甚粗略。孔子本老聘之徒，傳其文學於子夏，傳易於商瞿。子夏傳詩，五傳而及荀子。商瞿傳易，再傳而及荀子。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為作傳，丘明又六傳而及荀子。故荀子於學最遠，於孔子之傳最真，是以前書詳於詩、書、禮、樂、易、春秋，復稱引道經、解蔽篇。黃帝金人銘，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引孫卿子，又五百九十引家語，孔子觀金人節，注云「孫卿子，說苑又載也。」皆可為荀子書有黃帝金人銘，而今本脫佚之證。則其稱五帝三代之傳人傳政，必確信無疑，而況夫其與孔子、莊子之言，初無二致哉。由是而斷言之，則周季學者有傳孔子之六藝者，有傳神農、黃帝之書者，皆非無自，而不可偏擯者明也。其有互相攻擊者，必其不該不徧，有所未習，或傳聞異辭，遂致紛歧也。

尸子、呂覽雜議之書，平視百學，規模遠矣。秦火而後，漢至文、景之世，儒業猶未起，賈誼、新書修政語上篇。龜錯漢書食貨志載其積粟書。不諱誦述神農、黃帝、顓頊、帝嚳遺語。尸、呂之風，猶未沫也。武帝建元元年，親策賢良，董仲舒對，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由是抑黜百家，推明孔氏，樹之風聲，幡然丕變。淮南王本好浮詞之紈袴

也，其著淮南內篇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修務訓。司馬遷，家世史官也，不敢目曰依託。其作史記，一則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貨殖傳。再則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五帝本紀。三則曰：「學者考信於六藝，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傳。甚矣！其為譁衆取寵也。然而揚雄猶以為未足也，故其著法言，稱：「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問神篇。又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吾子篇。蓋武帝初崇儒術，標格猶寬，至西京末葉，成、哀之世，儒益酷急，屏異已尤甚。若以追比夫荀子，去儒術之全，益遠矣。當是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祕籍，向撰叙錄、別錄，歆奏定七略，其崇儒與揚雄適相頡頏。及班固作漢書，亦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同馬遷傳贊。故志藝文，原本七略。此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所不能不有歎焉不滿者也。雖然清儒考證之學，上凌姬、漢，偽枚本古文尚書已暴白於天下，而無可疑義。嘉道之際，吾鄉莊存與、劉逢祿復唱常州今文之學，末流襲自珍、魏源之徒，承風簧鼓，誑惑後進，至今猶流毒未熄。而試一審漢藝文志，則今古之傳，犁然秩然，晚近之說，豈堪一噓。此又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而有所不覺爽然大快者也。

要之，治歷史之法，有一字要訣，曰如，如其原來而不加穿鑿。以孔莊荀三哲之言，而

知上古有世傳之史，循是而正漢藝文志，則漢儒無所逃其褊衷。以漢藝文志而正漢氏迄今爭今古文者之謬，則妄人無所逞其淫辭，所謂本正而未自理者是已。

王氏漢藝文志考證，固為專書，此外則如齊召南漢書考證、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咸遞加而有進。然讀天下之書，而後能通漢藝文志者，猶未盡也。余復為此疏，乃當前人搜羅剔刮，既精既詳之餘，而復有所搜羅剔刮，終以不可盡載，則約而存之，為成學治國故者要刪焉。書成兼旬，宜多漏略，補綴求備，俟諸異日。中華民國十年秋初，序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六朝松下，武進顧實。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申鑿時專篇。案末句有誤。然實則因文字之今古，而後生義說之今古，故尤以文字之今古為本也。夫六藝經傳百家之書，原始皆古文也。故爾雅在古文禮記中，其釋經之異文，詳陳玉澍爾雅釋例。說者謂今古文並釋也。豈知爾雅及其所釋者，原始均皆古文哉。自秦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燒書，以古非今者族，而古文今文之別始興焉。且秦博士七十人，漢文帝時博士亦七十餘人，正承秦制之證。武帝黜百家博士，獨留五經博士，後增而為十四博士，後漢書儒林傳。此所以終漢之世，立於學官者，皆今文博士，承秦故也。

武帝本不好樸學，漢書儒林傳。尊儒徒名而已。宣帝好刑名，以王霸雜用。故武宣之世，儒書不得盡顯者宜也。乃成帝精於詩書，觀覽古文。命劉向、歆父子校理祕書，又賜班游祕書之副。時書不布，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而漢廷不許。游獨得賜副者，班婕妤之兄弟故也。游之子曰嗣，侄曰彪。彪之子曰固，女曰昭。彪與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漢書掇傳。是班氏之門庭，尤古文之淵藪。故其後彪、固、昭父子兄妹撰漢書，咸採用古文。彪撰成帝紀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博覽古今。」而固作律歷藝文二志，遂純取諸劉歆成書，誠以家學淵源，篤信歆之學識為不可沒也。然則妄人盲談謬說，動謂古文為劉歆偽造，豈不有類於吠影吠聲者哉。民國十一年夏顧實再記。

## 例言

一、漢志原文，依官本及王氏補注本。稍有一二，擇從義長，不加注別，以省煩累。

二、劉向別錄，亦稱比略別錄。劉歆七略，班志所本。原書久佚，散見羣籍稱引，擇要採錄，以明淵源。

三、本志在漢書中，凡涉漢書，如漢書儒林，但稱儒林傳。作者有傳，但在當人條下，各稱本傳。

四、每書首釋存、亡、殘、疑，俾可一覽而瞭。存者篇帙未虧，亡者原書已湮。殘者流傳有自，無間多寡。疑者論證未定，以俟博考。其他辨訂，率憑理據，無取空談。

五、六藝百家之書，大都別家而不別人。蓋其師徒授受，述作不必一手，而實出自一家，故如管子、孟子，即管氏、孟氏之家言。本志每略每種結末，率標若干家，其義自瞭。袁山松後漢續志猶爾。晉中經簿始不曰家，俱見廣弘明集。爾後書志，率標一人之作。漢詁久湮，近世淺人，或更繩以出版營利之品，益不容辨矣。

六、世言諸子不專一家者，本志有互著之法。然以禮記之明堂陰陽與明堂陰陽說不同書

例之，則道家之伊尹、鬻子，與小說家之伊尹說、鬻子說，不同書明矣。更以天文之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與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五行之美門式法二十卷，與美門式二十卷，俱同書名僅差一字，說詳數術略。而不同書例之，則六藝有易，數術有周易，儒家有景子、公孫尼子、孟子，而雜家有公孫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力牧、孫子，兵家亦有力牧、孫子；儒家有李克、王孫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王孫、公孫鞅，從橫家有龐煖，兵家亦有龐煖；雜家有由余、伍子胥、尉繚、吳子，而兵家亦有孫叙、伍子胥、尉繚、吳起，小說家有師曠，兵家亦有師曠；或有註可辨，如孫子，或無註可辨，如孟子。要皆雖同書名而不必同書，又明矣。且班注有省重篇之例，曷為不出於省，何必互著耶？故互著一說，未敢苟同。

七、本志自多可議之處，最著者莫如序次。班氏於道家列子、公子牟，注云「先莊子」，而莊子轉次在前，於陰陽家閻丘子注云「在南公前」，將鉅子注云「先南公」，而南公亦次前，法家慎子注云「先申韓」，而申子在先。此外墨家之隨巢、胡非皆墨子弟子，我子為墨學，更後於隨巢二家，而墨子書反殿諸家之末。道家之老萊子在田子後，鄭長者在郎中嬰齊之後，陰陽家之騶奭子在張蒼之後，名家之毛公在黃公之後。豈以原本七略依據漢廷得書先後耶？抑班氏固為未成之書耶？

八、其次尚有種種。如諸子略省重篇，班固自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騶冠子、蘇子、制通、陸

賈、淮南王書及墨子重，甚明。而六藝略不省。記百三十一篇，內有爾雅、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而又別出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則為重篇，至弟子職一篇，亦即諸子略管子書中之重篇，豈以尊儒者六藝之故，而得不省耶？又如連山、歸藏、焦贛易林、劉歆洪範五行傳五行志、鍾律書、律歷志、轅固齊詩內外傳、叔孫通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書賈逵傳，班固所親上。嚴彭祖公羊春秋、禮志、劉向、劉歆、衛衡後漢書班彪傳注作闕城衡，疑即論衡起奇篇之闕城子長。揚雄續太史公、健為舍人爾雅注、釋文叙錄、當屬六藝略者，甘氏經、石氏經、夏氏日月傳、星傳、天文志、劉歆三統歷、律歷志、當屬數術略者，大都班氏所親見之書，而概不新入。揆以七經有緯，至東漢始入祕府，故不著錄，則班氏不新入此類諸書者，亦豈以其終西京之世，不為中祕所藏故耶？漢書終王莽傳，蓋揚雄、杜林書，莽世曾入中祕，故本志成新入之歟。且董仲舒春秋繁露、尹更始穀梁章句，本志俱無明文。而楚辭舊題劉向集，東方朔傳稱向錄朔賦，別錄有燕丹子一書，孫星衍燕丹子叙。本志出七略，故俱無之。至蘇子即鬼谷子，當亦出別錄，七略之異名。姑舉數事於此，以發本志之蒙。

九、又次，司馬遷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今據本志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然則漢氏最初校書者，為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輩耶？僅兵

書入中祕，而餘俱不入中祕耶？誌之，以俟博考。漢、韓校書而詩書間出，向、歆校書而筆有書肆，成一正比例。

十、本書參考書以王應麟本志考證、齊召南漢書考證、錢大昭漢書辨疑、朱一新漢書管見、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為主，旁及近人姚明輝漢書藝文志注解、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薛祥綏七略疏證、許本裕漢書藝文志箋，惟薛許書僅見國故登載無多，未見其全。此外參考書，多不勝載。如有擇錄，悉注出處，不盜人善，自見己旨。

十一、本書為舊稱目錄學之根本要書，故未將班志原文刪節，顏注附行既久，亦未割愛，一可規吾族文化之初量，又一冀於治史縝密之思慮，有神萬一云爾。



## 漢書藝文志索引說明

- 一、本索引祇收錄《漢書·藝文志》及顏注中所列出的六略三十八門類中的書名和作者。至於在每種門類之後的小序或每略之後的總序中所出現的書名和人名則不予收錄。
- 二、本索引採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編排。先取條目第一字的四角號碼及附角為序；第一字號碼相同者，再取第二、第三……字的號碼為序，但第二字祇標出左上角和右上角兩個號碼；從第三字起依暗碼排列，不再標出。